

中国少数民族 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研究

王宪昭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 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研究

王宪昭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王宪昭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研究/王宪昭著.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722-601-7

I. 中… II. 王…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3212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族印刷厂

幅面尺寸: 154mm×224mm

印 张: 24

字 数: 3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吕 怡

封面设计: 鲁 汉

责任校对: 王晓秋

定 价: 30.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摘 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世代相处多元一体的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其中,丰富多彩的民间口传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选取了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谣、史诗以及民间宗教唱词等作为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典型样式,对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选择“民间口传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既是发展和繁荣中华文化的客观需要,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要求。但从研究的现状看,还应该有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入点和合理的研究方法。母题作为文化表述过程中最自然的基本元素,可以作为一个特定的单位或标准对民间口传文化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具有稳定性、典型性和传承性,能在多种文化背景或多种文化流传渠道中独立存在。采用母题分析法,可以在各民族之间建构起一个比较的平台,在研究中打破某些时空关系,较好地分析各民族民间口传文化发生、发展、共性、个性等问题,进而深度解读各民族间的文化关系。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分类是制约母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搜集和田野调查情况,借鉴国内外一些研究成果,根据口传文化作品的叙事性、叙事情节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母题本身所具有科学分类的特征等,按照统一的标准,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进行了逐级分类,划分出若干类型以及各种类型中的“一级类目”、“二级类目”、“三级类目”、“四级类目”等母题细目。同时,对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社



会功能、信息承载功能、教育功能、调节功能等作出阐释。

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还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在语言方面,口传文化母题是集体参与、集体创造的结果,以口耳相传为特征,以口头语言为载体,口头语言呈现出一种活的形态,口头作品更注重听觉、流动、节奏、主观、共鸣、参与、群体等元素。同时,多民族双语现象突出,对扩大民族间不同母题的传播和文化母题的认同会产生一定影响。在民族特色方面,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又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灵魂,民间口传文化往往蕴涵着民族学中所说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心理特征。在艺术特征上,口传文化母题的表述有类比、联想、隐喻、象征、重复、铺陈等多种形式,还可以表现出母题链的纵向组合、横向组合、多元组合等特点,有时会形成固定程式。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具有丰富内涵。口传文化作为世代相传的民间叙事,包含了许多鲜活的母题,反映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古老的知识体系、价值规范、历史传统、审美经验等复杂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底蕴,成为这些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复合载体。母题虽然作为民间叙事的最基本单位,但表达着一定的“寓意”,寄托或隐含着一定的信息,可以折射出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的风貌。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既存在共性,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在民间口传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中,由于思维的共性或相互间的影响,一方面会做出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思考和回答,如同一母题可以在多个民族流传,同一个母题在不同的民族口传文化中可以表现出相近的内涵,同一地理区域或文化区域的民族往往表现出母题的共性,母题意趣或功能的相同或相似;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人文环境等原因,某些母题可以为一些民族所特有,同一母题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表现出不同含义,一个民族的不同时期或不同分支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母题,等等。共性与个性是相对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流传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口传文化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流传的核心是口传文化母题的传递。从演述者的身份上看,具有多种类型,如巫师、祭司、歌手、艺人、故事家、一般群众等。口传文化母题流传还依赖于一定的环境,如宗教环境、场所布局、受众情况等,并表现出线状流传、放射状流传等形式。各民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演变是文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口传文化母题的演变既有一般文化的特点,也有自身变化的特殊性。如新的母题的产生、母题的消亡、母题链的变化等。在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作品中,有时某一民族地区普遍流传,叙事的内容大体一致,但在具体情节方面却不尽相同;有时某一个母题除在某一地区、某一民族中流传外,还能够在其他民族中存活;还有一些叙事母题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等等。一些口传文化母题在同一地区、同一民族、同一历史阶段乃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历史阶段流传时,出现变异体现出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

总之,民间口传文化母题是各民族文化之根,研究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践和应用。科学保护、深入研究和充分利用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化,是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每个民族对世界和时代应承担的责任。当然,这一课题的研究任重道远,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绪论	1
一、研究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必要性	1
二、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6
三、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	7
四、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研究的目的、基本内容和结构	9
 第一章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几个相关问题	11
第一节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界定与特点	11
第二节 关于“母题”的几个基本问题	22
第三节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典型类型	36
 第二章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分类和功能	60
第一节 口传文化母题分类的依据和标准	60
第二节 口传文化母题的基本分类	68
第三节 口传文化及其母题的功能	88
 第三章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特征	104
第一节 口传文化母题的语言特征	104
第二节 口传文化母题的民族特色	117
第三节 口传文化母题的艺术特征	132



第四章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丰富内涵	147
第一节 口传文化母题的社会内涵	147
第二节 口传文化母题中的民族意识	168
第三节 口传文化中多民族同源共祖母题内涵分析	182
第五章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共性与个性	193
第一节 口传文化母题的共性	193
第二节 口传文化母题的个性	207
第三节 口传文化母题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221
第六章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流传	232
第一节 口传文化母题流传的几个要素	232
第二节 口传文化母题流传的形式和特点	250
第三节 口传文化母题流传中民族间的影响关系	271
第七章 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的演变	280
第一节 口传文化母题数量的变化	280
第二节 口传文化母题内容与形式的演变	293
第三节 影响口传文化母题演变的因素	311
第八章 口传文化母题研究补遗与展望	326
第一节 口传文化母题是民族文化之根	326
第二节 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	350
主要参考文献	363
附表:主要田野调查概况	368
后记	375



绪 论

我国《宪法》明确提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积淀出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书研究中主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以口头相承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谣、史诗以及民间宗教唱词等形态的精神产品。

一、研究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必要性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产品，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具有不同的界定和分析方法。毫无疑问，民间文化作为人类较早形成且流传至今的宝贵文化遗产，其中的口头产品极为丰富，它不仅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各个方面，而且联系着一个民族的物质活动和精神生活，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历史悠久，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可以供人们欣赏，也可以反映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语言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价值，使它的研究具有边缘科学的性质，乃至成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

有人认为，少数民族文化落后，甚至没有“文化”，当然，这是非常错误的，但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少数民族有怎样的文化？以什么为主体？与汉族主流文化相比有什么特色？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无共性？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时，恐怕就一言难尽了。但这又是当今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做出一些必要的回答。



1.选择“民间口传文化”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民族口传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从广义说,凡是一个民族口耳相传的作品都可称之为口传文化,整个民族的经验、民族的文化传统,内容上几乎涵盖了一个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丰富的民间叙事,不仅是人们价值观的反映,同时也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利用,是一个民族古老文化传统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民间故事、民歌、谚语等,实际上会发现一个民族会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历史经验以及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全部融会到民间叙事中。所以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讲,口头传统对当今文化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狭义的文化定义看,博大而灿烂的中华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众所周知的精英和典籍的文化,而另一部分则是民间文化。本质上讲,这两部分同等重要,不能相互代替。特别是民间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用心灵和智慧创造的艺术结晶,作为民间文化主体的口传文化更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璀璨的瑰宝,往往凝聚着该民族对自身乃至周围世界的认知历程。口传文化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且大多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都有自身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背景,不仅是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创作的结晶,而且引导着人类以不息的脚步和炽烈的热情一步步走向文明。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作为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形式颇具特色的文化载体,已经引起许多领域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它既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相关联,又有自身明显的性质和特点。人类步入文明五千多年来,民间文化积淀深厚,博大而灿烂,并且与人民的生活情感和人生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我国精英和典籍的文化在文字出现后记录了主流文化的精髓,那么,民族的情感和个性则由民间口传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达出来。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大都以口传文化为主体。有人



认为,一个民族没有文字,也就没有文化和历史,这是片面而有害的。因为,在一个文字不发达或没有文字的民族,一般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语言,由他们丰富的语言构织出的丰富的口头故事和传说,承担起他们的文化传递功能,这就类似于一个盲人,往往其听力非常发达,而一个聋哑人则往往有不同一般的观察力一样,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一般都具有较为发达的民间口传文化资源。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数量浩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由于它的流传途径的特殊性,直至近现代甚至当代仍有不少古老的作品以“活”的形态在民间传承,不仅具有独特的外在表征,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往往在幻化怪诞中透露出人类的智慧和深邃的精神信仰,古朴而奥妙,数量有限却不可再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建设当今先进的中华民族文化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研究“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符合我国国情。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的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由各民族共同谱写。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种种历史或人为的原因,历代的统治阶级往往歧视和压迫各少数民族,使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被压制,被埋没。

但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是各民族的文化结晶和语言艺术,它以朴素感人的艺术魅力,得到各民族人民的深深喜爱。从短小的谚语到宏篇巨制的英雄史诗,从哲理小故事到口传宗教经典,无不体现着各民族人民惊人的文化创造力。有些产品甚至堪与世界第一流的文化成果相媲美。毋庸讳言,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至今仍然是各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之一。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现在所谓的“中华民族”,本质上讲,是我国多元一体的众多民族的统称。“中华”一词出现于公元四五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



“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当时指中原的华夏民族,但从“中华”的实际地域范围看,早已扩大为与中原地区联系或受其管辖的周边地区,如“东夷”、“南蛮”、“西羌”、“北狄”等民族或族群。当然,汉族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众多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多源多流,源流交错,我国的少数民族也大都如此。史学家白寿彝说:“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是秦汉时期形成的。秦汉以前,还没有一个汉族。为啥叫汉族,是汉朝开始的。这是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①在中华民族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大家庭中,早已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事实。同时,各民族的文化又各具特色。

口传文化在民族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除了傣族、彝族、纳西族等几个民族有历史比较悠久的民族文字外,其他大多数民族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而他们传达生活信息、接受生产经验甚至交流男女感情、继承传统文化时,就只能依靠声音、形体特别是口头歌谣来进行,因此而形成了少数民族发达的歌、舞、乐的传统,许多文化传统无不打上口传的烙印。其中的史料价值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史学家翦伯赞曾说:“就史料的价值而言,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正史以外的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书。”^②所谓“群书”主要是指民间传说、神话、稗史、野史等口传作品。又如法国唯物论者拉法格在谈及神话时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神话——而它们在一切原始宗教里都可以碰到——有历史的价值:传说和宗教仪式证

① 白寿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载《历史知识》,1981(6)。

②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导言》,见《中国史论集》,北京: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



明着久被遗忘的时代”。^①

3.研究“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要求。我国以往民间口传文化研究往往以汉族为主体,忽视了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客观地说,汉文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早地进入文明时代,由于汉文化的早熟以及后来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使汉族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较早地剥离开来,使人们的视线较早地关注到书面的精英文化上。相反,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以各种方式保存着自己的口传文化。据笔者阅读资料和进行的相关田野调查看,我国大多数民族目前仍有古老的文化以口头的形式流传在民间,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说:“在文化领域内,按能力来说,没有大小民族之分,没有够格和不够格民族之分。每个民族,不管它多小,都是有能力的,都能够对共同的文化宝库做出自己宝贵的贡献。”^②现在搜集、整理出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化作品数以千计,它们不仅就地取材,内容丰富,而且古朴原始,保存完整。有的歌颂劳动,崇尚英雄;有的推究族源,描摹战争;有的揭示社会,反映婚制;有的承载典仪,传扬习俗……这些作品又往往互相渗透,多元一体,以诡谲瑰丽的格调和奇丽变幻的色彩展示出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强大优势。以20世纪30年代学界对西南地区的早期田野调查为例,调查者发现云南西双版纳巴亚寨基诺族一家父子三人打猎时,就有严格的仪式和程序,不仅对待猎物要按族规划分等级,而且狩猎严格遵循着万物有神的信仰,狩猎分十个仪式,每个仪式都要颂唱祷辞,并保留着原始的分配观念,这是研究民间口传文化最好的“活化石”。同时,少数民族口传文化又有多种存在形态,有不同的讲唱主体和流传区域。

① (法)拉法格:《宗教和资本》,42页,上海:三联书店,1963。

② (保)季米特洛夫著,杨燕杰、叶明珍译:《论文学、艺术和文化》,2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至于汉族民间口传文化,汉文史籍上记载的也着实不少,但经过历代文人之手,已看不清它们的本来面目。而且记述极为简略,已失去其本身的具体性和生动性。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则一直在口头上世代传承,它们已经成了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载体,其中凝聚着民族创造力和集体智慧的精华。这也是相对于汉族文化的一个明显优势。

因此,从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入手,有利于进一步理清我国民间文化的布局和发展脉络。从目前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产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情况看,虽然有一些研究成果和基础,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程度不高,许多急需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和深入下去。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手段的日趋多元化,一些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呈现出地区性和阶段性消亡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整体性对比研究和综合分析,充分发掘其文化价值。从“民族”入手分析民间口传文化或从“民间口传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不仅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而且有利于扩大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成果。

二、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研究做过不少努力,曾产生一些系统或零散的研究成果。20世纪,我国一些研究者如顾颉刚、费孝通、钟敬文、马学良等已注意到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学的研究价值,其他一些学科研究也开始涉及这个领域。在研究方法方面呈现出多元视角,如有的注重哲学视域,强调其原创性文化的思维内涵;有的借用原型理论寻根求源;有的应用语言符号学理论建构模型;还有的将田野调查与人类学分析相结合,讲求实证等。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研究产生出一些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南方的壮、侗、瑶文化研究,苗族古歌研究,彝族神话体系研究,东巴宗教与信仰研究;西部的史诗研究,“花儿”研究;北方民族的萨满研究,阿尔泰语系神话传承研究以及狼图腾、熊图腾等民间故事个案



研究等。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对非物质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更把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国外学者对民间文化的研究也形成一些不同的流派,如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诗学》对民间口头传承规律的研究、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原型理论、美国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研究和丁乃通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等等。这些成果已注意到民间文学或口传文化的广阔文化背景,开始关注民间口传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的含义,甚至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内容、形式诸方面也形成了某些理论认同。

据笔者对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的初步统计,涉及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著述达 320 多篇(部)。尽管目前该类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并取得了相应的阶段性成果,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一是民间口传文化研究总体薄弱。由于民间口传文化历史久远,再加工、变异甚至消亡情况比较繁杂,国内外对其研究并不十分规范,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难以把握中国作为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的民间文化共性。二是民间口传文化研究视域的局限。传统的文化研究一般是以汉语资料为主。20 世纪中后期虽然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有过田野调查,但以个案搜集为主,没有及时进行综合性深入研究,也没有形成学术研究中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成果。三是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研究的滞后。总体上看,口传文化研究的滞后与目前我国民族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不适应,对我国民族的交往、融合方面的文化探源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尺度,对我国 56 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家庭,所固有的内在凝聚力的民间文化因素缺乏充分有力的阐释。

三、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

首先,以田野调查为现实依据。主要是解决目前相关口传文化资料的印证、补遗和进一步发掘问题,并通过这种方法使长期不被



重视或搁置的一些典型的“民间口传文化”复活到研究的实际中。同时还要做好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分析,积极汲取以往研究中优秀的成分,在此基础上力求有所深入。

其次,母题分析法。将“母题”作为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中的可分析“因素”,提炼出若干母题作为尺度,从而对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现象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利用“母题”作为通用标准来研究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现象具有开创性,并试图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研究体系。选用“母题”作为切入点,源于它的方法论功能。“母题”不仅具有文化本体论的性质,还具有方法论意义。从以往民间口传文化研究方法看,有两个明显的偏颇,一是完全借用传统的客观反映论审视文化现象,难以全面揭示文化本质;二是研究中缺少必要的“通用性”标准,致使个案研究偏多,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不足。本书引入“母题”,正是为了找到一个联系各民族民间文化的“纽带”。把“母题”作为文化产品中具有典型含义并能在文化传承中独立存在的基本单位,特点是在其他文化载体中重复或复制,或者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具有更多叙事功能的链结。因此,“母题”的相对稳定性反映出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从而带有某些文化标识的意味。据此可以洞察各民族口传民间文化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共性与个性,进而深入了解各民族间的文化关系。

第三,对比研究与平行研究方法。将各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作为文化规律中的共象置入共时性的研究平台,较好地解决各民族因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困难。利用平行研究与量化统计,明晰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的主脉和支系,填补国内外该方面研究的一些空白。

在此基础上,积极利用研究结论以及以往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研究成果,探索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中一些有规律性或建议性的东西,初步建立起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



化的相应母题类型,为今天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利用、发展和保护提供新的依据或有益的参考。

应用母题方法还可以避免研究中的一些争议。文化研究的一些争议往往源于分析问题的角度,而众多的角度又往往是由思考问题的主观性造成的,“母题”是以客观的判断为前提,这就保证了分析过程的客观和中立,结论自然趋于公正公允。目前见到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版本情况相当复杂,一些产生较晚的文献可能记载了较古老的作品,如果我们仅依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为根据,难免过于武断,因为在不同时期的文献中可能包含着同一人物、同一事件,也可能从同一部书或同一时代的记述中存在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其他文本。采用母题分析法,尽管也会涉及到作品产生、流传等问题,但它更关注这些作品中那些恒定的因素,可以避免虚就实,突出实用性、适用性和实践性。

当然,“母题”并不是一个已有成说的概念。尽管直至当今一些研究者对“母题”一词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母题”是作为口传文化的分析元素,一方面注意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典型含义,另一方面也利用了它原有含义的相对稳定性。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把“母题”作为神话的基本分析单位,它能在文化传承中独立存在。研究中借用这个概念,即从作品整个结构的基本元素或单元入手,会使各民族作品的比较更为直接方便;不仅可以洞察各民族神话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开展好横向比较研究,深入了解各民族间相同文化母题的关系,进而探究各民族文化的民族特点和文化差异。

四、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研究的目的、基本内容和结构

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若干重要母题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全面探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丰富内涵和文化亲和力,发掘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中蕴涵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透视中国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沟通与交流,勾勒出中